

● 人与自然世界名著系列 ●

猎人笔记

REN YU ZI RAN SHI JIE
MING ZHU XI LIE
LIE REN BI JI

(俄)屠格涅夫 著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人与自然世界名著系列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 著

责任编辑:梁东方
美术编辑:赵小明

装帧设计:赵小明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印 刷:河北省科技印刷厂(石家庄市新华路二段 65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1.625 印张 23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2.80 元
ISBN 7-80611-403-3/I·392

猎人的风景

——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代译序)

● 仰 熙

我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便总觉得:那些猎人、那些信马游缰的猎人整日寻找的风景,才是真正的风景。

他们的风景里具备纯天然的韵味!

蓝天白云、暴风骤雨、山川草木、飞禽走兽以及大千万物,都以最敏感的神经把真诚传导给猎人——这根世间最优秀的触角。

屠格涅夫可能意识到了(或者没有完全意识到),他面前的、他眼中的、他笔下的纯自然,正是后人们极其向往的风景。

仅就此点,屠格涅夫作品里的猎人“自我”,便应该是获取自然、感受自然、享受自然、珍藏自然的最出色的代表。

我们姑且不去涉及他的思想洞察力以及社会批判性(还有保守性),单说他的“猎人”风景与自然情韵,就足够热爱生命的人们品味一生

了。

这其实不仅仅是老托尔斯泰称道的“景物描写”，也不仅仅是评论家们所谓的“同情民众”、“反对农奴制度”，而最让文学与历史为之回味无穷的正是人性与自然——人类的生存意念与万物之绵绵气息本是一脉相承的。

大自然那独有的魅力正是人类最早的和最后的伴侣；就是这神圣而无私的伴侣，时时刻刻从不间断地、千方百计地接受并化解着人类最本质的爱与恨。

有她，人类总有希望。

屠格涅夫的笔端便真诚地流露出这种汨汨的希望；而且奉献给我们这些追逐希望的人们以全方位的“猎人”风景。

这风景才是真正的风景！

它不只属于俄罗斯，而是属于全人类；它不只属于十九世纪，而是属于永远永远。

由此，我们便可知晓：伟大的自然、广阔的社会与繁复的人生，组成了屠格涅夫的小说风景。

首先。

自然的伟大不在于雷鸣电闪风狂雨骤、地动天摇万物咆哮，也不在于神秘莫测不可把握；自然的伟大在于生命！

在自然之中，无一处不是生命的风景，无一时不是生命的憧憬。

在自然之中，生命反照着生命，生命呼唤着生命。

而这种反照与呼唤，则使每个人都深感于衷，不管其纯真无瑕还是历经磨难，不论其年幼还是年老，心灵总会让自然的神奇与平静，荡涤干净，溶解如水，再造热情，升华至爱……

屠格涅夫的早期小说（以及后期的散文诗中），便是对自然的

绝妙发掘和大胆捕捉。

《白净草原》中的夜色之美堪称一奇。河流、峭壁、篝火及那些农家少年的心灵是人类所特有的瞳眈之态。

《里郭甫》里的芦苇、池塘、小船、鸭子分外清新，明朗的生命内涵如同古老的中国寓言。

《孤狼》把森林的暴风雨形容得有声有色，极有韵致地衬托那刚毅的守林人及他凄然的小屋；盗树的故事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共同肌理。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把树林写成了自然的典范，简直可以陶醉人的心神，摄走人的灵魂。

《莓泉》以那出色的季候描写，映衬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谁是谁非如那模糊散漫的泉水，息息不灭的天良绵延在自然中。

《列别强》中马儿们鲜明夺目，恰似世人品格，又如历历肖像，招展出大千众生。

《车轮子响》里的月下草原、雾中河流和那辆喧哗的大马车，逼真地显示着人性的弱点，含混地夸张了自然的魔力，总让人联想起“老马识途”的真实性和深刻性。

《歌手》给人最强烈的感动则是愁苦的溪谷与愁苦的歌声——欢乐不容易感人，悲哀却最能深入人心。

《树林和草原》尽显了真纯的天然，堪称四季之标本。身临其境，心旷神怡；万物灵性，沁入肺腑。春夏秋冬，天地风云，山川树木，花香鸟语——大自然之美妙不可一眼览尽……

作者甚至把秋雨写成絮絮的老处女，把白桦比作真挚的情侣，把马儿、夜莺暗喻慈悲的人性、上帝的声音，把春天联想成别离……

如此种种，不可枚举；鲜活的生命呼之欲出，自然之灵性恰恰

是人类！

人类日益进化着，自然日渐衰老着……

我们经常感慨：斗转星移年复一年，我们无法去挽住时光流逝的风景变迁！

人间沧桑！

而屠格涅夫正是把这一切折射到了自然之中。

当然，他也没有放弃社会之万象：村庄酒店、地主庄园、大型宴会、事务所、集市、磨坊……

而在这些社会画面中民族风尚成为背景，繁复人生如七彩浓墨，描绘出了俄罗斯的百态众生，与自然界的山川草木联系成对照。

而这些对照又不是容易感觉的：发现倒是常有的事例。

就如同我们许多人爱在春日踏青、夏日戏水、冬日赏雪一样。

就如同我们常常提到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之间也。

就如同古人、隐士、智者总是谋求的大野、桃源、竹林，虽是世外，又在局中。

而我们的那个哲人庄周，把万物化作寓言与事理，说与天下苍生；足见其看重人生万种唯有逍遥至上了。

人生百态本就是社会风景。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布满了小说的画面，屠格涅夫真可谓纵横捭阖，任意腾挪，把这一切展示给后人。

奢侈荒淫的大人物、骄傲傲慢的退职军官、抚今追昔的没落贵族，自得其乐的独院地主、狡猾奸诈的总管、刚毅古板的守林人、感叹终身的磨坊主妇、情绪流离的大学生、虚荣卑鄙的仆役、无耻可笑的事务所主任，等等、等等。

人生的意义，千端万绪，千变万化。

人生的选择，便是爱与恨、生与死！

《死亡》所描摹的是俄罗斯人民对待死亡与生存的方式——那么奇怪——冷峻、安闲、胜似信步，其实是横流沧海。

《幽会》里的那阿库丽娜一如她手中那束淳朴的矢车菊，把满腔的热忱都付诸于哭泣与微笑。生活对她是富足又贫穷的，人生对她是残忍又宽容的。

《活尸首》中的氛围更是令人深思，人与自然的交融达到了天衣无缝。露克丽亚在凄苦伤痛中度日如年，在平静的自然中却度年如日；她听着风景，她闻着风景；她想着人生，她看清了人生；尽管她不能行动了，但她的歌声仍像阳光一样，抚慰着蜜蜂、鸽子、蔷薇、清风和那只灰兔；她不能得到婚姻与欢乐了，但她却彻悟了生命的含义；她不能入睡，但她却享有斑斓瑰丽的梦境；她没有溶入那纯洁的情人月夜，却把生命溶进了天堂的钟声……

生和死，对她都是自然而永恒的。

我觉得：

人，总是为了幸福而死去；

人，总是为了痛苦而活着。

而屠格涅夫所发现的真理更让我回肠荡气不能自己：

自然解放了人生的桎梏；

自然销匿了人生的愁苦。

是的，今天我们身在繁华红尘中，心都向往着原野与自然；尤其是在烦恼和无奈的时候，我们憧憬着田园，格外想返朴归真。因为只有大自然，才会慰藉我们受伤的心灵；因为只有大自然，才能够让我们各种各样的生命得到平静……

幸福与安宁是风景里的风景！

译完这部作品的时候，正是初夏时节，我走到原野上，品味书

• 猫人笔记 •

中的超然，寻找风景里的永远……

这时，我又想到了许多朋友……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友人生日） 于张垣

目

录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韩仰熙	王凤芝译(1)
莓泉	韩仰熙	王凤芝译(16)
我的邻居拉其洛夫	韩仰熙	王凤芝译(28)
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	韩仰熙	王凤芝译(38)
里郭甫	王力伟	杜 华译(59)
白净草原	王力伟	杜 华译(73)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	韩仰熙译	(101)
总管	韩仰熙译	(124)
事务所	石向骞	朱馥云译(142)
孤狼	石向骞	朱馥云译(163)
两个地主	韩仰熙译	(174)
列别强集市	韩仰熙译	(184)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和她侄儿	韩仰熙译	(199)
死亡	李春阳译	(212)
歌手	冀荣江	王爱玲译(225)

• 猎人笔记 •

幽会.....	冀荣江	王爱玲译(249)
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王思宇	梁慧方译(259)
且尔托泼哈诺夫和聂道比斯金.....	王思宇	梁慧方译(283)
活尸首.....	王思宇	梁慧方译(304)
车轮子响.....		杨树丽译(320)
森林与草原.....		韩仰熙译(340)
霍尔和卡里瑞奇.....		韩仰熙译(349)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傍晚，我同猎人叶尔莫莱出去“守株待击”。……不过，什么是守株待击呢，怕是我的读者不全知道。所以，各位先让我说明一下。

春天的时候，就在太阳落山前的一刻钟，你身背猎枪，别带狗，到树林里去。你最好是在林子边缘的地方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点儿，朝四周探望清楚，检查一下弹筒帽，跟同伴交换个眼色。

一刻钟的时间过去了。太阳落山了，但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清爽而朗彻；鸟儿们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嫩绿的草像宝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彩……你就在那儿等着吧。

树林里会一点点黑下来，晚霞的红光慢慢地沿着树根和树干移动着，越升越高，从那些差不多还没有滋出小叶的低枝，冉冉移到一动不

动的、仿佛是沉睡着的树梢上。……过了片刻，树梢也暗淡下来了；红色的天空变成蓝色。

这时，树林的气息便浓烈起来了，夹杂着微微的温暖的潮湿。吹过来的晚风就会奇妙地隐没在你的身边。鸟儿开始睡着了——好像不是一下子全部入睡的，因为种类不同，迟早也不相同：最早安静下来的是燕雀，过一会儿便是知更鸟，接下来的是类白鸟。

树林里越来越暗了。树林融合成黑压压的一大块。蓝色的天空中羞羞怯怯地露出星星的眼睛，眨呀眨的。鸟儿们全都睡着了。只剩下红尾鸟和小啄木鸟还在懒洋洋地发出口哨似的鸣叫。……不过，一会儿它们也悄无声息了。于是，又一次在你的头顶上响起柳莺那亮丽的叫声。还有黄鹂，不知在什么地方凄惨地叫了一阵之后，夜莺便开始歌唱了。

你可能等得心急火燎了，忽然就在这当口儿——不过只有猎人才会了解我的话——从那深沉的寂静中传出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喀喀声和啾啾声，你会听见急促而又均匀的翅膀扇动声——这就是山鹑，它们优雅地斜着长长的喙喙，从阴暗的白桦树后面轻松地飞翔出来，迎接你的射击了！

这就是“守株待击”。

我这次跟叶尔莫莱便是出来“守株待击”的。不过，对不起各位了，我得给你们介绍介绍叶尔莫莱这个人。

请设想一下年约四十五岁的人，身子瘦高，鼻子长得细长，额头窄窄的，长着灰色的眼睛，头发蓬乱，厚厚的嘴唇上经常带着嘲笑的神情。他这个人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一件德国式的黄色土布外衣，不过，腰里总是系着一根带子；下身穿着蓝色的灯笼裤，头上戴着一顶羔皮帽子，这是破落的地主高兴的时候送给他的。他腰内总背着两只袋子。一只挂在前面，巧妙地扎成两半，一半装火药，一半装散弹；另一只袋挂在后面，是装野味的。至于棉屑，叶尔莫莱

是从自己头上那只万宝囊似的帽子里取出来的。

他卖了野味所得的钱，足以给自己买一个像样的弹药囊和一个布袋，但他从来也不想买这类东西，总是照老办法装他的枪。

他极其善于避免散弹和火药撒出或混杂的危险，他的手法之敏捷，往往令旁观者惊讶不已。他的枪是单筒的，装着燧石，具有“后坐”力特别大的坏脾气。所以说，叶尔莫莱的右颊常常要比左颊肿大。他究竟是怎样拿这样的枪打中猎物的呢？就连最机敏最灵巧的人也无法想象，然而，他往往是满载而归。

他还有一只猎狗，叫华列特卡，是一个极为奇怪的家伙。叶尔莫莱从来也不喂它。“我才不喂狗呢，”他明智地断言，“何况狗是聪明的动物，它自会找食物的。”事实上就是如此，尽管华列特卡的干瘦常叫过路人看了同情，但这狗照样是活得好好的，而且寿命特别长。不论它遇上什么不幸的情况，它都没有临阵脱逃，更没有半点背主而去的意思。只是在它年轻的时候，曾有过一次离家的事儿，那是为恋爱所迷惑，两天没回来，但是不久之后就没有这种傻气了。

华列特卡最值得称道的品格是：对世间一切事物的神秘，它都能做到淡然处之。……倘若现在讲的不是狗，那么我会用“悲观”来形容。它通常总是把那条短尾巴卷坐在身子底下，把眉头紧蹙在一起，时不时地颤抖着腰身，而且从来都不笑。（众所周知，狗是会笑的，而且笑得很可爱。）

它长得确实很丑，那些仆役们一闲下来，就恶狠狠地嘲骂它的长相；但是，面对这些嘲骂甚至殴打，华列特卡都能以惊人的耐性来忍受；它给厨子们带来特别的快乐：当它由于不仅是狗所独有的弱点而把馋嘴涎脸插进暖香逼人的厨房的半开着的门里去的时候，厨子们会立时放下手里的活，高声叫骂着驱赶它。

每每出猎的时候，它则显现出惊人的不知疲劳的特长，而且它

的嗅觉也是格外灵敏的。但是，如果偶然追到了一只被打伤的兔子，它就巧妙而迅速地避开那个叽哩咕噜乱骂一气的叶尔莫莱，找一个绿树林下面的阴凉地儿，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得一干二净。

叶尔莫莱是一个与我们相邻的旧式地主家里的人。旧式地主不喜欢“鹬鸟”，而偏爱家禽。除非在特殊的日子，比如生日、命名日以及选举日，旧式地主家的厨子才备办长嘴鸟，他们往往以那种俄罗斯人在不知所措时的狂热劲儿，想出一种稀奇古怪的调味方法，让大部分客人都好奇而出神地端详饭桌上的菜，而绝不敢动手去尝一尝。

叶尔莫莱接受命令，每月给主人的厨房里送两对松鸡和鹧鸪，而主人却不管他住在哪里，靠什么度日。人们也都不找他帮忙，把他看成一无所长的人——就好像我们奥廖尔那块儿所说的“废物”。

火药和散弹当然都不发给他，完全依照他不喂他的狗的规律。

叶尔莫莱是一个很古怪的家伙：他像鸟儿一样无忧无虑，总是爱聊天儿，样子极为散漫极为拙笨。他尤其喜欢喝酒，在哪儿也住不长；走路的时候拖着两条腿，摇摇摆摆的——就这么走啊走的，一昼夜可以走大约五十俄里的路。

他平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冒险：在沼泽地里、树上、屋顶上、桥底下过夜是常有的事儿；他不止一次地被关在阁楼里、地窖里、棚屋里，拿不上枪、找不见狗，穿不上必需的衣裤，长时间地让人毒打——然而，过不了多少日子，他又穿着衣服，背着枪、带着狗回家来了。

他的心境几乎总是宁和安闲的，但他不是个快乐的人，通常情形下，他总是那么古古怪怪的。

叶尔莫莱爱跟好人谈天说地，特别是喝酒的时候，但并不是没完没了，总是站起身来爽爽利利地走开。“你这鬼东西去哪儿呀？深

更半夜的。”“去恰普里诺。”“你到那儿去干什么呀？恰普里诺有十俄里远呢。”“到那儿去找庄稼汉索夫龙，在他家住一宿。”“就在这儿过夜吧。”“不，不了。”于是叶尔莫莱就带上他的华列特卡，走进黑夜，穿过丛林和水洼，赶往恰普里诺了。可是，到那时，庄稼汉索夫龙也许不让他走进自己的院子，甚至还可能打他一个耳光，对他骂道：“别来搅和我们清白人家。”然而，叶尔莫莱有一些巧妙的本领，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能在春汛期间捕鱼，用手捉虾，凭感觉找寻野味招引来鹌鹑，驯养出鸱鸺，逮住那些能唱“魔笛”、“杜鹃飞渡”^①的夜莺……真可谓是各个方面的能手。但是，只有一件事他不会干，那就是训练狗，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耐性。

他也有老婆，他一星期去她那儿一次。她住在一间极坏的、半倒塌的小屋里，孤苦地勉强度日，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就好像日子也跟她那苦命一般朝不保夕又无可奈何。

无忧无虑而且有一副好心肠的叶尔莫莱，对她老婆却残酷而粗暴。他在家时往往是装出一副威严不可侵犯的样子——所以，他那可怜的老婆总是想尽办法去讨好他，她一见丈夫那凶狠的目光，浑身就发抖，常常是拿出最后一个戈比给他买酒，当他大模大样地躺在炕上酣睡时，她总是卑躬屈膝地给他盖上自己的皮袄或者别的什么。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他在无意中暴露出来的一种阴险的凶暴，我极不喜欢看到他咬死那打伤的鸟时的脸上的表情。不过，叶尔莫莱在家每次呆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以上。他一到别处，就又变成了“叶尔莫尔卡”——方圆百里之内的人们都这样称呼他；有时，他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

① 凡是喜爱夜莺的人都知道这些名词：这是夜莺歌声中最美妙的“曲目”。——原注。

最下等的仆人在这个流浪者的面前也会感到自己的优越。或许仅仅基于此点，他们往往对他很亲热。农民们最初都喜欢追逐他，就像捉田野里的兔子似地抓住他，但过后又放了他，因为一看他是个怪僻的人，便也就不再跟他过不去了，甚至还给他面包，慢慢地跟他聊起天儿来。

……我就是拉了这么一个人来作猎师，跟他一块到伊斯塔河岸上那一大片桦树林里去“守株待击”的。

俄罗斯的大地上，有许多河流跟伏尔加河一样，一边是山地，另一边是草地。伊斯塔河就是如此。这条窄窄的小河蜿蜒曲折，形同蛇身，整个河流没有半俄里是直直的。有的地段，从峭拔的山冈上望下来，可以看见大约十俄里流域内的堤坝、池塘、磨坊、菜园，周围都是爆竹柳和繁茂的果园。

伊斯塔河里的鱼是无以数计的，其中大头鲈最多（农民们在热天里蹲在灌木丛底下伸手就能捉到这种鱼）。一些个子非常小巧的沙钻鸟，啾啾啾地叫着，飞过清凉的泉水，跃过峻峭的河岸。野鸭子们凫游到池塘的中央，小心翼翼地环顾着四方。那些苍鹭站立在水湾里，一动不动，峭壁下面的阴影正好遮住它们。

……我们守株待击，等了大约一小时，打了两对山鹑。因为我们打算在太阳出来之前，再来碰碰运气（早晨也可以守株待击），所以就决定去附近的磨坊里过一宿。

我俩走出树林，走下山冈来。看那河水正荡漾着深蓝色的水波。空中逐渐地弥漫开一种雾霭，浓浓地笼住万物。

我们敲响了院门。院里马上响起了几只狗的叫声。

“谁呀？”一个沙哑而迷糊的声音问我们。“猎人。让我们借宿一夜吧。”没人回答。“我们给钱还不成吗？”“我得去问问主人，……嘘，可恶的狗！……叫什么，不死一边去？！”我们能听出这个雇工走进了屋里，但没多大一会儿，他就回到门口来了。“不成，”他说